

# 生而為人，是因為我們有高貴的追求

講者：坦尼沙羅尊者

20014年1月31日

譯者：一意孤行

2026年4月13日

正如佛陀所言，當我們遭遇人生的困苦艱難之時，我們的反應是尋求解脫之道。這種探求有兩種表現形式。一種是佛陀所說的「低劣的追求」：你在那些會「老、病、死」，或會受到你自身的「老、病、死」影響的事物中尋求快樂。另一種是「高貴的追求」，你要尋找的是「超越衰老」、「超越疾病」、「超越死亡」的事物。

這就是他要追尋的。當你朝這方面想時，正是「這種」追求，才是我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人的(關鍵)所在。一般的動物會去追求會老、病、死的事物，但它們不會追尋「不死」。這是人類獨有的追求。這種追求理應受到尊崇。畢竟，佛陀確實稱之為「高貴的追求」。即便此生沒有證得「不死」，這種追求的本身就是高貴的。它對你有特殊的要求：你得要放棄什麼，得要完成什麼功課，去培養帶你走向「不死」的品質，或者簡而言之就是渴望找到一種不依賴於任何條件的幸福的「動機」。這是一種「高貴」的動機。記住這一點很重要：正是這種「動機」，才使我們真正成為一個「人」。

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，理查德·費曼，除了研究量子理論之外，還會打邦戈鼓。他曾收到一位讀者的來信，這位讀者讀過費曼的書，信中說，得知費曼會打邦戈鼓，才讓他意識到費曼也是個人。費曼火速回信了——注意，這裡用的“火速”，是褒義詞<sup>1</sup>——說，不，是研究物理學讓他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人。怎麼能說研究物理學不是人呢？儘管物理學涉及大量的計算——也許對某些人來說，計算顯得枯燥乏味，而且非常耗費精力——但這正是作為一個人很重要的一部分：不斷推動自己向前邁進，拼盡你的十八般武藝。

我們文化中的一個問題是：我們對「我們之所以成為一個人」的這一方面並不推崇。就在今天晚上，我讀到一位心理學家寫的文章，她談到她的佛法老師，這位老師在寺院受訓過，但他受訓的內容沒有教他如何做人——這話可能是她自己說的。在寺院裡，他們教的是「不執著」，而做一個人，當然，就全都是關於執著和糾紛的事情。

---

<sup>1</sup> 譯者註：這裡是說，費曼沒有因為讀者來信生氣上火。

這種觀點對「生而為人」的意義的理解非常窄，非常俗(domestic)。我們有對「真正幸福」的渴望，所以我們才來做人的——這裡尤其強調「真正」這個詞。我們曾在各種各樣的事物中尋求快樂。正如阿姜李所說，就算是狗也能找到快樂的。但是，我們渴望的是某種特別的、不會令人失望的幸福，一種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幸福：普通動物不會考慮它們的幸福是否會傷害他人，它們能抓到什麼就吃什麼。但身為人類，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的幸福會對他人產生什麼影響。因此，對「不死」的尋求是我們找到真正幸福的一種方式，它能讓我們徹底跳脫「食物鏈」(feeding cycle)之外。

看看這個世界：所有人都在吃，吃，互相吃。佛陀心裡的畫面是一灘眼看就要乾涸的水窪，裡邊的魚兒為了僅剩的一點水而互相爭奪。他目睹這一切，知道水窪終將會乾涸，總有一天魚兒全都會死去。但同時，它們會為那最後一小口水而一直互相爭鬥，互相傷害。

眼見此景，佛陀的心升起了“*samvega*”，它可以有多種譯法。它可以被翻譯為「吃驚」甚至「懼畏」：意識到你的幸福如果取決於那麼一點點的水，你就會造下許多惡業，而且無論如何你最終還是會死去。難道人生就只有這些了嗎？他的答案是「不」。這個「不」支撐起了「*pasada*」：一種對人們普遍接受的人生限制的挑戰性回應。它是一種信念，相信定有出路，而且透過人類的努力，你就能找到它。

我們是幸運的，我們有佛陀的榜樣。當年佛陀他並沒有什麼榜樣。印度社會的人們顯然知道，過去是有佛陀出世的，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，或他們教的是什麼。他們知道的只是『應當敬仰佛陀』。但對大多數而言，人們只會說：「能得的，先拿到手再說。世界能提供的就這麼多了，所以趁你離開之前盡量多撈點兒，因為你不去撈的話，人家可就撈走了。」但無論誰撈到手，當然，最終都得放手。如果他們不放手，也會被劈手奪去。『一定有某種更好的東西存在』的信念，『願意為找到它做出任何必要犧牲』的信念：這才是讓這個追求變得「高貴」之處。這才是它真正讓「人」字大寫之所在(That's what makes it really human)。

所以，即便大多數的文化並不推崇這種探索，至少「我們」應該學會去欣賞它。在泰國，儘管泰國文化存在著許多的敗筆和缺陷，但至少在這一點上，他們確實是推崇的：當有人踏上修行之路時，這是一件值得尊敬、值得慶祝的事。他們深知，正是這種探索給他們的文化賦予了寶貴的價值，因為它為通往「聖者的文化」的道路打開了一扇門。因此，他們鼓勵這一點。

一個人踏上修行之路並非僅僅是他個人的事，畢竟，需要有人提供支持。雙方都「為」對方擔起責任，都「對」另一方負起責任。如果你是走上修行之路的人，就必須確保自己的需求盡可能的少，以免成為他人的負累。同時

，你也該對所得到的支持心存感激。那些與你毫無關係的人，卻待你如親人一般。他們給你食物，除了你要堅持修行之外，不求任何回報。

在泰國的時候，我有時化緣，會經過一座簡陋的棚屋。我特別記得這一間，裡面住著一對新婚夫妻。他們的棚屋小到只夠兩個人躺下，後面有個小廚房，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炭爐和幾個櫥櫃。就這些了。幾乎每天早上，他們都會給我一些食物：一小塊香腸，一小塊魚乾，一小碗米飯，諸如此類。那種受惠於窮人的慷慨所生出的感激之情：我回去，吃完飯後，會提醒自己：「好，今天你「真的」要好好修行。」

所以，「踏上修行之路」的行動就是一項社會性活動，一項相互關聯的活動。那位認為寺院生活是與世脫離、隔絕的心理學家，對寺院是一無所知。正如你所見，我們與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著密切的聯繫。我們自願地走到一起，互相幫助，共同處理一個非常具體而重要的問題：每個人都在受苦，都渴望找到出路。因此，我們「全都在」為一個高貴的目標，懷著一個高貴的「動機」共同努力——我們渴望找到那種幸福，一種不會變質的幸福，一種不會變老、遠離病痛、「不死」的幸福。這才是讓我們生而為人的高貴之處。